

## 联合国会议 加政府关注中共强摘器官

(明慧记者英梓渥太华报道)2014年3月12日,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25届大会上,加拿大政府首次正式公开提出中共强摘人体器官之践踏人权的罪行。人权委员会加拿大代表罗里女士发言的力度和特点让与会代表印象深刻。罗里女士在发言中并表示,将继续关注中国法轮功学员受迫害情况。

大会上,中共官员的说辞再次自相矛盾。与以往一样,中共官员拒绝承认强摘器官。但在移植器官的来源上,中共说辞始终前后矛盾,据香港《明报》3月12日报导,中共前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近日证实,截至目前,大陆仍有死囚在自己及家属不知道的情况下“捐献”器官,并首次披露,死囚器官的“捐献”都是医生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加拿大代表罗里女士(右)表示,继续关注中国法轮功学员受迫害情况及活摘器官问题。

跟“局部的人”,包括法院和武警来沟通,无法说清道明。2012年,黄洁夫在国际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的英文文章中承认:“中国是唯一一个系统性地使用死囚器官的国家。”

加拿大独立调查员大卫·乔高和大卫·麦塔斯2006年发表的调查报告中说,数据显示,在截至2005年的5年时间内,来源不明的器官移植数量是41500例,这个数字只能用被活摘的器官来自法轮功学员才能解释。

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谴责。2013年12月12日,欧洲议会通过紧急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活体摘取良心犯以

及宗教信仰和少数族裔团体器官的行为”,呼吁中共立即释放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的所有良心犯。

2014年3月5日,意大利参议院人权委员会一致通过决议,要求意大利政府敦促中共立即释放良心犯,包括法轮功学员,并对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展开全面调查。

2014年2月26日,美国伊利诺伊州众议院在本年度的全体大会上,议员们全票通过了HR0730号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学员”。该决议“强烈要求美国政府调查中国境内的器官移植,全力制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并且要求美国政府禁止任何参与移植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医生进入美国。”◇

## 加拿大圣派翠克游行 法轮功受欢迎

【明慧网】2014年3月16日中午,加拿大多伦多市第27届圣派翠克(St. Patrick)节游行在市中心隆重举行,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和腰鼓队连续八年应邀参加,受到中西方观众的欢迎。多伦多副市长凯利(Norm Kelly)说:“这乐队(天国乐团)的音乐总是那么美好。”有两位华人观众跟着天国乐团,来自广东佛山的容先生竖起拇指说:“你知道吗?这个队伍是这个游行里最棒的一个,最辉煌的一个,最值得捧场



的一个。非常震撼!我们跟着走就是感受那种震撼。”来自广州的仲先生说:“这在中国是无法看到的,在中国他们受着很严重的迫害。我们才来三个月,今天很幸运看到了,所以我们忍不住就一直跟着走。这是中国人的自豪啊。你看老外多高兴,多欢迎他们。我们真正看到了法轮功弘扬世界的阵势。”◇

# 清华教授：寻觅中我找到了法轮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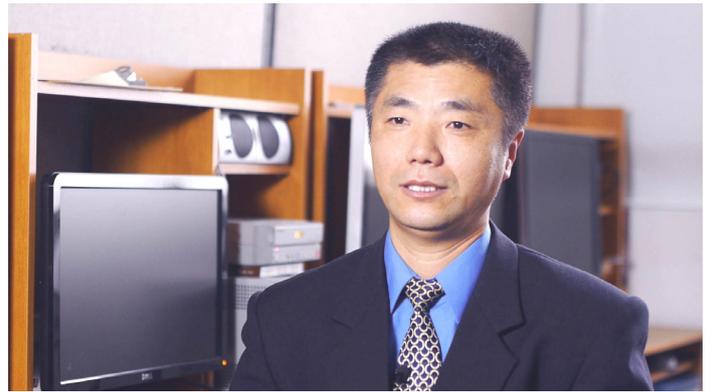
【明慧网】须寅教授于1995年研究土木工程中的力学课题，获博士学位后，在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执教13年（直至2008年遭中共劳教迫害后，离开中国），在学期教学评估中，须寅多次名列全校教师排名的前5%，是深受学生欢迎和尊敬的教师。

须寅教授说：“在共产党制造的历次运动中，众多中国人受到伤害，几乎涉及到中国的每个家庭。特别是‘6·4’学生反腐败走上街头，却惨遭屠杀；清华学生在主楼祭奠三位死者，遗体未寒，而中共国务院发言人在广播和电视中却说‘未死一人，未发一枪’，欺骗世界。我在思考，我在痛苦中寻觅：中国的出路在哪里？”

“寻觅中，我找到了法轮功，我惊喜地发现《转法轮》一书讲的是教人修炼自身的道理，用‘真、善、忍’启发人的善良本性。法轮功提倡从内心约束自己做个好人，这功法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

刚开始教书时，须寅超负荷工作，承担着两门课程的教学，负责研究生的招生培养并担任一个本科毕业年級的级主任。当时他在北京没有住房，孩子又刚刚出生，加上工作压力大，造成神经衰弱，每晚很难入睡。

自从1995年须寅接触到了法轮功，他说：“我一天



须寅教授

就看完了《转法轮》一书，看完后什么都明白了。那叫一个轻松啊，倒头就睡着了，从此再没有失眠过。”

“修炼法轮功后，精神状态特别好，身心健康了，工作效率也高了。”因在工作中表现优异，须寅数次获得清华大学校系先进工作者、多个国家级教学和科研成果奖。学期结束后，在学生给予的评估中，须寅多次获全系最高分。有学生在评语中写道：“须寅教授是我从中学到大学以来遇到的最好的老师。”◇

## “公司里唯一过了金钱关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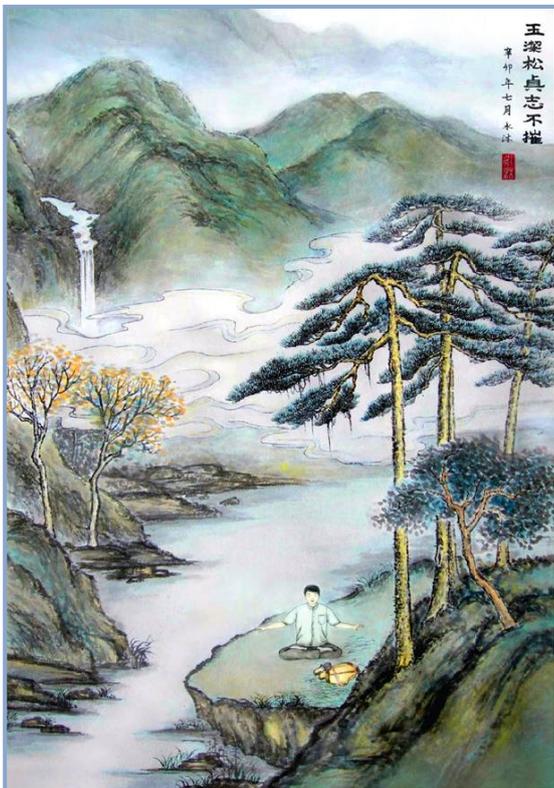
【明慧网】2006年，我到了现在的公司。一个月后，国安警察将公司老总“请”到他们的车上，要老总注意我，要有什么动静及时报告。老板很厌恶这种偷偷摸摸的行为，当场回复：“他信什么，这是他的事，我们用他只看他的工作能力。他要有违法的事，那也是司法机关的事，个人生活和信仰我们公司无权干涉。”

工作中，我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处事待人，每年一百多万元的IT设备采购，我都是以最低的价格购进，从来不吃一分钱的回扣。有时厂商送来几百、几千元的“感谢费”，我都如实上交财务。哪怕是赠送一只水杯，一盒月饼，我都交给公司。老板也从他的渠道了解到：我在外采购时，同样的品牌，我买的价格确实是最低。

供货商们也都知道我的品性，习惯了我从来不虚开发票的作风。这些传到老板耳中，他对我更加信任。有时其它部门需要的一些昂贵的非IT设备，老板也指定我去采购。几乎每次公司大会上，老板都会说我“是公司唯一一个过了金钱关的人，是公司道德水平最高的人”。

我本来是部门经理，但是一年之后，老板将我的工资提高到了仅次于老板的水平，高于所有的部门经理。

法轮大法开启了我的智慧，我通过技术创新，为公司每年节约直接成本近一百万元。听老板讲，开始几年的逢年过节，国保警察都来问我的情况。老板每次都说：“这个人很好啊，工作能力很强，品德很高，非常敬业。”警察后来再也没来过。（文/西南大法弟子）◇



水墨山水画：玉洁松贞志不摧

# 齐齐哈尔一法轮功学员自述冤狱八年经历

(接上期)边骂边抬起军用大皮鞋朝我脚上乱踹,我光脚穿着拖鞋,双脚立刻瘀血青肿变形,我被反铐送回监号。走廊里光线昏暗、阴森恐怖、时常透过铁门听到法轮功学员被胶管抽打的惨叫声、脚镣摩擦地面的回声……我被犯人时刻看着,每天忍受谩骂羞辱、喝着碗底带泥沙的白菜汤、家人送来的钱被牢头强占。高尚之人受如此不公,身心的伤痛无以言表。

十月二十八日,监舍广播播放国家的所谓取缔法轮功×教组织,监号牛警察将我带到办公室问我还炼不炼了?我说法轮功于国于民都好,当然还炼!他威胁说,再不写“不炼功”保证就判刑。他们利用我的家人迫使我妥协,一天,母亲头缠毛巾被家人搀扶着来见我,痛哭流涕的叫我写“不炼功、不再进京”保证。最后家人被建华分局勒索一万元,某局长勒索三千元。十一月中旬我被接回家。回家后,内心的创痛使我生不如死,精神几近崩溃。二零零四年春天,我认识到应重新做好,再度去北京证实法轮功的清白,结果家人坐飞机前去拦截,我被带回家。派出所邵姓警察等几人将我送到齐市第二看守所。法轮功学员杨树志、高恩华等也关押在那里。四十多天后家人再度被勒索现金才将我释放。

## 澄清真相 冤狱八年

二零零一年,我与当地法轮功学员凑钱自费印真相资料,向百姓说明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真相。期间我被富拉尔基区刑警队诱捕,五、六个警察将我强行按倒扭上警车,他们把我反铐在刑警队的暖气管子上,抄起胶棒一阵暴打,逼问资料来源妄图抓捕更多学员。同时抓捕的富区学员在另一间屋子被暴打,还被浇凉水,大冬天的开窗冷冻。翌日我被齐市建华刑警队警察弄到建华分局。分局一矮小秃顶政保科科长、中华街派出所警察小邵对我又踢又踹,用车将我拉到三中附近的建华刑警队。审讯室有几张铁床,四、五个警察将我双手铐住挂

在上铺铁床掌上,双脚用绳子绑在另一侧铁床中间掌上,我身体悬空,他们用胶棒劈头盖脸一顿暴打、用电棍电击,又把我踹到地上将我双手背过去反铐称“苏秦背剑”,怕我不够疼痛还在手铐与手腕之间塞一块东西。我浑身酸痛虚弱不堪痛不欲生。晚上他们又将女学员文杰、男学员李慧丰、李兴亚带来实施酷刑,文杰撕心裂肺的惨叫声暗夜里听来异常恐怖。后半夜我们被送至齐市第二看守所。

我被扔进监号时警察指使两个犯人给我“洗澡”,我立刻被剥光衣服,一犯人按着另一犯人将几大洗衣盆凉水从后脖颈浇下来,经受一天的酷刑折磨与身心痛楚,又冷又饿又困再被浇几大盆凉水,我立刻浑身颤抖不止。这里还关押着齐市法轮功学员龚海鸥、哈尔滨学员韩松巍,我们三人的钱被牢头据为己有,身体染上疥疮,每天被犯人欺辱谩骂:你们就等着判吧,保证枪毙!

一年后我们都被齐市建华区人民法院非法判刑,文杰、褚丽被送往哈尔滨女子监狱;我于二零零二年一月二十二日被非法冤判八年;我与李慧丰、李兴亚、张俭、龚海鸥、韩松巍、姜福田、王伟华(迫害致死)等被送往哈尔滨监狱继续迫害。

在哈尔滨监狱的集训队我们被强行搜身,所有钱物羽绒服等被无理没收。张俭、李慧丰拒戴犯人标签而被直接关小号,我被分到一大队。

二零零三年五月,哈尔滨监狱各监区对法轮功学员采用各种手段强行“转化”,我与哈尔滨学员李小龙、魏启山白天被奴役,晚上七点至十一点半被强行体罚,由两个犯人看管,稍动就打。持续到十一份他们俩被迫写了“三书”,我的体罚时间改为六点半至后半夜两点。期间来自监狱劳教所及社会的各种所谓“帮教”人员,轮番灌输

谎言,强迫看诽谤法轮功的录像。我善意奉劝女犹大勿助纣为虐,她却将我告之监狱“六一零”头目陈树海,陈树海记恨在心。

在身心超负荷高压迫害与谎言欺骗下,我被欺骗写了“三书”。清醒后我马上找到“六一零”陈树海递交严正声明。陈树海气急败坏的叫嚣:这都没用了,已经写了,不好使了!第二天我又被包夹犯人看管,这时学员渐清醒陆续递交严正声明。陈树海认为一年的力气白费了,认定我是幕后策划者,便凑黑材料迫害我。

二零零四年一月的一天,陈树海等几个狱警到车间将我带到小号。小号两平方米,没取暖设备、没床铺没被褥,北方寒冷的冬天我只能蜷缩在地板上睡觉,半夜冻的发抖只好起来来回走动。四十九天后被带回监舍。

二零零四年五月,五监区教师法轮功学员王大元被强迫“转化”酷刑折磨致死,王家属上告,参与迫害犯人被判刑、直接责任狱警判缓刑。他们担心王大元被迫害致死一事败露,将六十余名法轮功学员转至大庆监狱和牡丹江监狱。

二零零四年七月,我被转到牡丹江监狱,在六大队被非法奴役,每天工作达十几小时。一天法轮功学员关连武被牢头毒打,我们罢工抗议被关入小号。小号仅两平米,无窗无床无被褥更无取暖设备,铁门上有一小饭口,照亮的小灯极其昏暗,让人无法识别白天黑夜。每天躺在地上的瑟缩发抖,没人性的狱警还将走廊窗户打开冻我们。(未完待续)



# 历史回眸：纳粹入侵波兰前夕

【明慧网】希特勒上台后，为实现其称霸世界的野心，首先将紧邻德国的波兰选定为征服对象。

不过，要对波兰开战，得有拿得上台面的理由和借口。世人皆知，当时的波兰根本没有进攻德国的意图和迹象，而且也没有这样的需要和实力。然而，这难不倒惯于信口雌黄的纳粹。

1938年8月上旬，纳粹德国报纸炒作的中心只有一个，那就是：波兰是破坏欧洲和平的罪魁祸首，波兰已武装入侵威胁德国，波兰是和平的敌人。《柏林日报》头版大标题是“当心波兰”，《领袖日报》的标题是“华沙扬言轰炸但泽——极端疯狂的波兰人发动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挑衅！”

为了把骗局搞得乱真，



纳粹入侵波兰

纳粹还精心制造了波兰进攻德国的假现场，将数名被麻醉过的集中营囚徒扔到那里，充当被波兰人打得奄奄一息的“伤亡”人员，以煽动德国人的仇恨。

8月31日，夜幕降临之时，150万德国大军悄悄地进入距波兰边境最近的阵地，静等次日出击。此时，希特勒不惜亲自出马，对德国人民和世界舆论进行继续欺骗，发表了一份冗长的“和平建议”。当晚9点，戈培尔命令德国所有电台都播放“和平建议”。甚至在华沙

被攻陷的前一天，纳粹还在报纸和电台上发动大规模的“和平”攻势，迷惑世界。

纳粹的宣传机器就像一条庞大的流水线，每天都源源不断地生产这样的瞎话。戈培尔有言：谎言重复一百次就会成为真理。在纳粹统治下，谎言的陷阱可谓无处不在，人们不掉进这个陷阱，也会掉进那个陷阱。

历史的这一页已经翻过，然而谎言政权及其制造的陷阱犹存。《红朝谎言录》序言中说：“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靠暴力和谎言来维系（即中共党魁说的‘枪杆子’和‘笔杆子’）。但仔细深究，共产主义那一套更精致、更伪善，甚至常常还‘敢于’诉诸道德情感。”生活在这样社会中的人们，警醒啊！◇

## 谁导演了这场戏

在电影、电视的片尾，经常会穿插一些拍摄花絮，这些普通人平时难得一见的荧幕之后的故事，常常让人们忍俊不禁，倍感放松。特别是在对故事情节陷入很深时，会让人记起自己是在看戏，不必为剧中人物的悲欢离合太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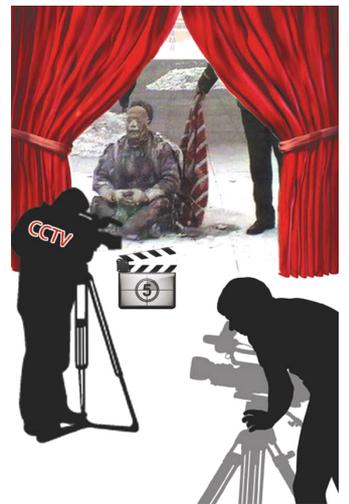
今天我们也来看一幕荧屏之后的故事：警察们抬着死者来到山上，他们将遗体吊在微波塔铁架上，在铁架下摆上一幅照片，敬上酒，并烧了七炷香。旁边，摄影机、照相机在忙碌地拍摄着，还有人对着死者的妻子“专访”……

这是1999年5月23日中午，发生在吉林辽源杏林山上的一幕。警察们抬的人叫李友林，他于头天夜里吊死在微波塔。那么他是因何吊死的？警察们又是因何又把他的尸体抬到山上挂起来，并布置场景录像呢？一位和李友林做了十年邻居的正义人士于2001年向国外媒体明慧网披露了整个事件的过程：

李友林原是吉林省东辽县安恕镇的农民，后举家搬到辽源。李家很穷，靠李友林上市区给人修理自行车维生。1999年5月22日，李友林所有的修车工具都被城管没收了。失去了谋生手段，他失去了生活的希望，喝了很多酒，到山上自杀了。第二天早上有人发现了，就打110报警，警察来到现场。左邻右舍的人都去看。李友林的妻子也赶到山上，哭诉丈夫的死因，还说要告城管部门，是他们害死她的丈夫。警察们将李友林的尸体放下，运回他家中。

然而不可思议的是，中午时分，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这时李妻的说法也由上午的“城管害死丈夫”变成了“练功自杀”。

就这样，一个被中共政权逼死的典型的“贫苦农民自杀案”，在中共人员一手导演下，摇身一变，成为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借口之一。



## 法轮功禁止自杀

在事实面前，中共导演的“自焚、自杀”等假新闻败露：法轮功是佛法修炼，禁止杀生和自杀。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第七讲〉中写道：“炼功人不能杀生。”《悉尼法会讲法》中写着：“自杀是有罪的。”◇